



覃新宇

靳扬

陆昕一

本期摄影 本报记者 周馨 新民图表 制图 戴佳嘉

# 街头艺人：逐梦一年间

见习记者 高歌 本报记者 范洁

“在巴黎几乎和呼吸空气一样呼吸着艺术气，自然而然就雅起来了。”朱自清曾如是评论巴黎的街头艺术。在上海，这味艺术气息正逐渐浓郁。

自去年10月25日，本市作为全国首个试点，迎来首批持证街头艺人上岗，至今拥有“执照”的上海街头艺人已有30名，吹拉弹唱、杂耍魔术，丰富多样的表演形式和“定时定点，持证上岗”的规范化管理，赋予了街头艺人新的内涵。一年过去，他们的梦想是否实现？遭遇了哪些尴尬？未来会如何发展？

## 表演证书仅次于身份证

入秋后的上海街头，天气微凉。静安公园前的空地上，水晶球表演艺人陆昕一和吉他弹唱殷锐正在为本月23日的“上海持证街头艺人联展”做准备。

这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，伴着殷锐弹奏的《天空之城》背景音乐，陆昕一拿出三个水晶球，在掌心来回滚动，有时交叠，有时连成直线，其中一个动作还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“蝴蝶”。10元、20元、100元，在他们面前的吉他盒里，收入渐渐多了起来。

上海对于街头艺人的话题关注由来已久，早在2008年，市人大代表、剧作家罗怀臻等提出“建议制定《上海市城市街头艺人管理条例》”，其中建议对“街头艺人”进行内涵的界定，将乞讨型艺人和艺术型艺人区分开来。去年，第一批街头艺人正式持证上岗，他们手中持有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的“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”，一方面对街头卖艺予以规范，另一方面也给街头艺人一个合法的身份。

陆昕一和殷锐都是第一批持证艺人，首批共8人，表演地点集中在静安公园、上海商城和常德路800秀。去年招募工作启动，陆昕一毛遂自荐，给市文广局发邮件表达想在上海街头表演的意愿，并顺利通过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的面试，获得编号为001的表演资格

证书，“对我而言，它仅次于身份证”。

“成为街头艺人是我的夙愿。”陆昕一第一次看到街头艺人是在巴黎，艺人穿着金属色衣服与路人握手，此情此景让他心生向往。而去年10月至今，被他视作生命中最特别的一年。“此前，我也会接到一些演出的邀约，但街头是一个相对固定的舞台，每周都可以定时定点地表演。”

陆昕一在街头的收入，有时四五百元，最多的一次有一千多元。在他看来，收入多少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的性质，一方面可以作为演出淡季的补充，另一方面街头表演意味着出现在更多人的视线里，会带来更多商业演出，“明显感觉生活比往年更容易些”。

作为第一批街头艺人，陆昕一和殷锐受到许多媒体的关注。他们都表示，这一年的经历很丰富，有风光也有曲折，希望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理解。“街头是我的根，哪怕以后老了，也会经常去演出。”殷锐说。

## 在上海街头圆塞纳河梦

“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，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……”静安公园门口，“85后”上海男生靳扬挎着木吉他自弹自唱，吸引着往来行人的目光。

上海人，同济大学交通运输专业毕业，法国巴黎高科路桥大学留学，毕业之后从事房地产咨询工作，对于自己做街头艺人，靳扬坦言身边人大多是不理解的：“街头艺人总是与乞讨、要饭联系在一起，一个研究生怎么跑到大马路上卖唱？”

“不在街头唱一下，我觉得难受。”在北京地下通道，在巴黎塞纳河边，都曾出现过靳扬的身影，无论是深情民谣、轻快爵士乐还是浪漫法文歌，只要是喜欢的歌曲，他都唱。

同是街头，却常有完全不同的体验。在法国，课余闲暇时间，他经常去塞纳河边唱歌。因为歌声受到认可，他还在一场巴黎华人春节晚会上策划节目“绽放的青春”，唱着《老男孩》，背景播放大白兔奶糖和大力水手的画面，引起在场许多人的共鸣。而在北京，靳扬和朋友一开始在西直门唱，遭到城管的驱赶，无奈之下转到了地下通道，通道里人烟稀少，歌声没有听众，他渐渐觉得没有意思。

回到上海之后，他像这座城市无数身穿白衬衫、西装裤的年轻白领一样工作，街头表演更像是一个遥远的梦，直到偶然机会在静安公园看到陆昕一的水晶球表演，惊讶和

羡慕的情绪再次涌来。陆昕一告诉靳扬，要拿到证才可以在街头表演，他决心尝试，加入队伍。

重拾旧梦，方知珍惜。因为目的纯粹，对于街头艺人不稳定的收入，靳扬并不在意。“最少的时候一天只有10块钱，都不够60块的停车费，但最多一次有350元。”在靳扬看来，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有没有一群愿意欣赏的观众。在虹桥南丰城的一次演出中，靳扬演唱了陈升的《不再让你孤单》献给朋友，靳扬唱哭了，另一位街头艺人画家苏楠也听哭了。

现在的他时间很满，不仅在街头演出，还参与一些商演活动的组织和策划，一天经常睡不足五个小时。父母看着心疼，又知孩子执着，甚至劝他放弃现有工作，一心一意从事音乐。

“音乐对我来说，是空气。”靳扬每年都会在校办同济大学办一场“回到同济表面”演唱会，邀请新老校友开展一场拼盘演唱会，和朋友们分享在街头演唱的经历。在他看来，对音

乐的坚持，是一种情怀。

## 冲着持证表演规范而来

一管萨克斯，一个小音箱，一个琴盒和跟前的一小块空地，构成了街头表演者刘晓民的舞台。他表示，“这是最有成就感”的舞台。

53岁的刘晓民来自湖南湘潭，是第二批持证街头艺人之一。此前，他辗转在湖南多地的酒吧演出，去年从媒体上看到“持证街头艺人”的消息，特意赶来上海报名。持证上岗，让他感到踏实稳妥，能够更安心专注地展示美好的艺术。“我就是冲着持证上岗的规范性来的，自己有本事，就能被社会和市民认可。”

今年6月1日，刘晓民正式“持证上岗”，他每周演出两到三次，一次两个小时，根据在场观众的口味变换曲目。遇到40多岁的便演奏邓丽君，如果是年轻一点的姑娘小伙，就吹起流行歌曲，如果碰到外国朋友就切换海外金曲，东方西方，古典流行，应对自如。

在他看来，街头表演最大的魅力在于，可以零距离和任何人互动。有小朋友拿着几块钱跑到刘晓民面前，说演奏的第一首歌外婆很喜欢听，能不能再演奏一次；也曾有一个老太太驻足良久，听着听着眼泛泪花，她对刘晓民说，看到你就想起了我漂泊在外的儿子。

“给天南地北的人鼓舞，给有心事的人力量。”看到演出过程中，人们自然而然地聚集在周围谈笑风生，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让刘晓民感到自己被欣赏、被认可。

当然，表演并非一帆风顺，街头艺人也常遭遇恶劣天气、居民投诉等尴尬。起初在静安800秀也设有一个萨克斯演奏点，但遭居民投诉，称音乐扰民，从此800秀便只安排绘画、手艺人等“无声的表演”。为使街头表演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，每周街头艺人们都会获发一张排班表，在规定的时段和地点，一周演出两到三次，不能随意更改。刘晓民戏称自己为“带雨星”，有一周他的两场演出都恰逢下雨无法演出，但依然坚持遵守规则。

刘晓民的另一个身份，是五名持证街头艺人的督导员之一，负责督导艺人的出勤等相关事宜。夏日炎炎，38℃的时候，表演点行人罕至，但刘晓民依然以身作则坚持表演，路过的行人都帮他擦汗。“这是持证艺人的职责，万一有观众期待而来呢？不能让他们失望离去啊。”



■ 街头艺人表演不能定价，殷锐每次收入不一

(下转A7版)